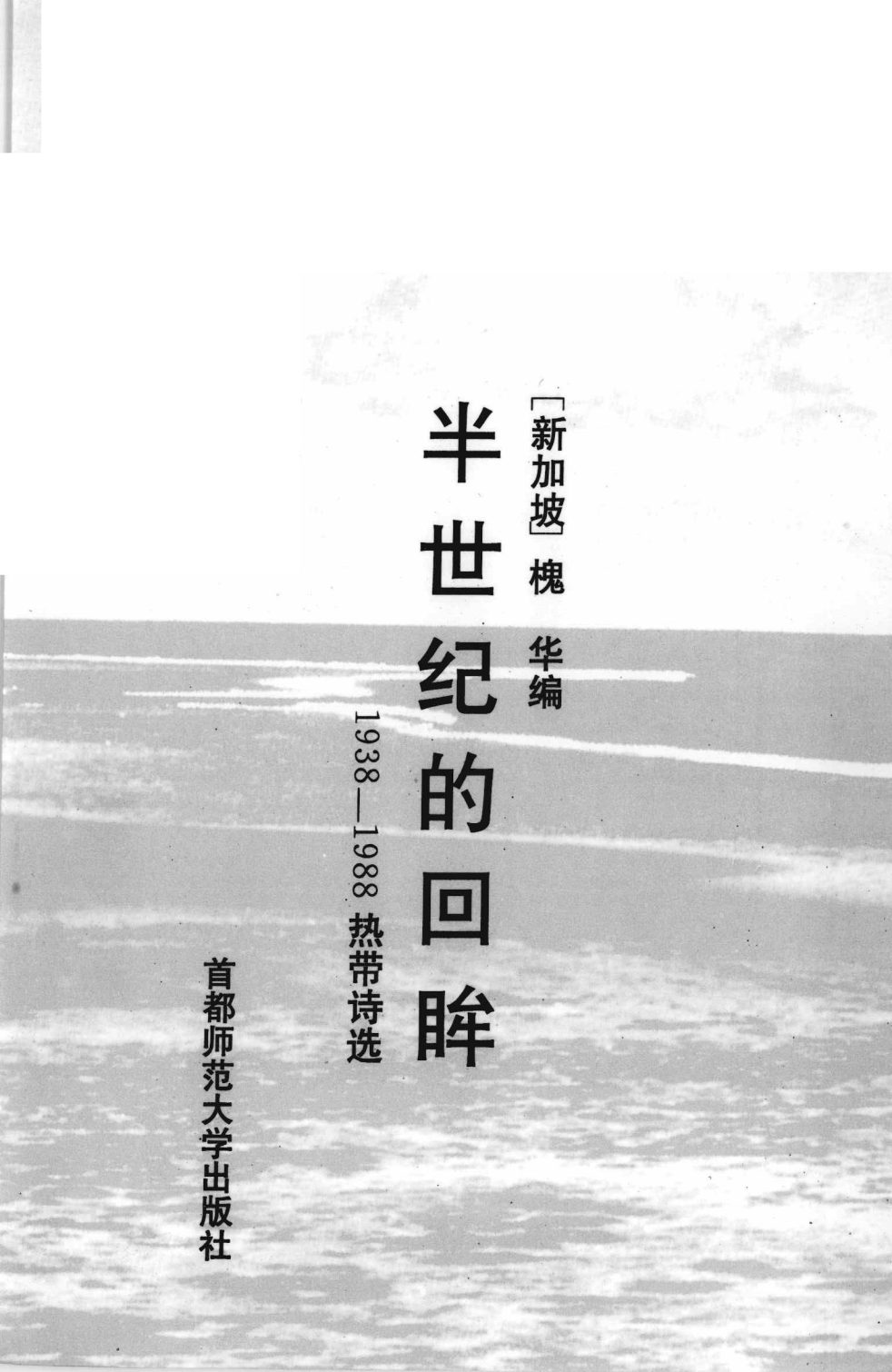


[新加坡] 槐 华 编

#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热带诗选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加坡〕槐 华编

#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热带诗选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热带诗选

[新加坡] 槐 华 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 2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8 热带诗选/[新加坡]槐 华  
编.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

ISBN 7-81039-681-1

I. 半… II. 槐… III. ①诗歌-作品集-新加坡-现代②  
诗歌-作品集-马来西亚-现代 IV. ① I 339. 25② I 338.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3182 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太北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30.00 元

## 序

谢冕

浩淼的南中国海的绿波白浪间浮现着一片常青的土地，温暖的季候风和热带的豪雨造就了这里蕉风椰雨的神韵。这里的诗歌咏唱着多情而美丽的人民和土地，这里的诗歌也传达了土地的主人为争取光明和自由而进行的无畏的抗争。

这部诗选最早的诗出现在 30 年代后期，侵略战争的阴影笼罩之下，当日那诗篇发出的是保卫土地的怒吼：

从亚细亚的  
原野，  
吹过  
中国海，  
深阔的  
太平洋……  
……  
似暴风雨，  
似瀑布，  
似海燕。

《战争底风》

椰青这首诗对于我们是非常亲切的，那时中国的大地也敲响着这样“战斗的鼓点”，中国的人民和马来亚的人民正在进行共同

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他们用诗篇传达了对于侵略的憎恨，也用诗篇宣告了执着于神圣使命的诗的传统。

勇敢地诅咒，叱退  
这腐朽的时代。  
在大众面前，  
说出你的恨与爱。

诗人刘思的这首《献诗》，道出了热带诗歌忠实于土地和民众的思想和情感的承传。它昭示我们这样的真理：对于诗歌来说，堪称之为精魂的，说到底只能是“时代”和“大众”。所有的艺术都会在历史的潮汐中产生变化，或高涨、或消隐，而唯有上述二者永恒，它永远是诗的生命之根系。

当然，这部诗选展现的不仅仅是马来亚人民的抗争激情，它广泛而多层面地通过诗的语言和形象表现那里丰富多彩的生活。这里有“住宿街头一百天”的坚忍，也有对于树胶花开时节劳苦以至于死的人们的真诚的悼念。热带海滨的风光，现代城市的情韵，都在这部诗选中充分地展示，这是一部诗化的风物志。但最动人的一页依然是对于生死乡邦的热爱与眷恋之情。这里有一首《写给祖国的情诗》（彼岸），它所表达的挚情以及意象的精致的组合与突现都使人联想起艾青的名作《我爱这土地》。这首关于祖国的诗统共只6行：“假如祖国拒绝了我/让痛苦把我捏成一尊/望乡石，碧血长天/叫痴情烧出一只/苇莺，日夜悲啼/在芦花飘絮的季节。”

本诗选以椰青的《战争底风》起首，而以彼岸的《写给祖国的情诗》作结，既勾勒了新马华文诗歌艺术的发展轨迹，又为它的思想包容量作了最简洁的总结。这正是本书编者匠心独运之处。

世间的诗形形色色，作为情感传达的特殊方式，它满足着人们广泛而多样的需求。但毫无疑问，最动人最恒久的诗情总与正义的

事业,积极的理想的追求,以及对于邪恶的抗争相联结。这本《热带诗选》的选材涉及多方面,它传达出新加坡和马来亚诗人胸襟自由和视野的开阔,但它却突出体现着编写者的诗学观和审美标准,他无疑更为珍惜那些与大的命题相关联(不在于篇幅的大小)的那些诗歌。的确,这些诗篇所凝聚的关于民族命运、社会兴衰的思考,以及透过那些抒情主题所具有的历史感,是其它作品不可替代的。

这是一部马来亚人民为争取自由进步而写的诗史,这还是这一地区诗人半个世纪诗学实践的生动的总结。本书编者从事这一工作所持有的敬业精神,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是资料的赅备,长达 50 年的新马华文诗数量相当可观,只有熟悉并掌握这些浩如烟海的作品,才谈得上独具慧眼的遴选。本书以富有历史感的眼光为我们保留了自本世纪 30 年代直至 80 年代新马诗人心血凝就的优秀诗篇。它是 50 年间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诗人们代表作品的荟萃,更是新马新诗史的形象化展现。作为读者,我们从本书得到了深刻生动的教益:我们不仅知道了创办于 1927 年的马华第一个诗刊《诗》和星洲日报的《繁星》的地位和贡献,而且还了解到 30 年代的吼社和《诗歌专刊》,40 年代吉隆坡的澎湃社和《澎湃》诗刊,以及这一时期地下诗歌活动的概况。这些知识,都是从槐华的“导言”和他精心编写的注释中得到的。

编者从事这一工作所具有的庄严肃穆的精神极为动人。本书从初选到定稿,经历了严格的五次汰选,从原先的三百余首筛选到如今的一百余首。编者为本书作者所写的简介也极精心而富史料价值。如 30 年代的椰青“生于吉隆坡,1939 年杪或 1940 年初病歿,仅 18 岁”,静海“姓王,福建,吼社诗人,1941 年病歿,仅二十余岁”,语虽寥寥,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再如 40 年代的许梅玉,“福建同安,念南洋女中时曾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沦陷初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二度被捕,经酷刑以致神经错乱。1942 年 7 月 18 日逝世”则可谓是诗歌烈士的简传了。

去年秋天,诗人槐华等首次来京,我们在燕园和文采阁为他举办了作品研讨会。我是首次见到他,尽管以前我们已在信件和电话中有过接触。我们饶有兴味地听到他对于新马华文诗歌历史和现状的精彩介绍,得到很多教益。

槐华回国之后便给我寄来了这本由他主编的《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热带诗选》。50年来热带诗人们的精华之作,一时间均集中于一部诗选之中,这是一件富有历史意义的开创性的工作。槐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而又亲切的世界。说陌生,是因为我们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诗歌的情况知之甚少。长久的阻隔,直到最近这十多年才有来往。但这种接触,往往是个人性的,极少能够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新马华文诗歌的历史沿革。说亲切,是因为这些诗歌是用华文写作,而且就文化根源来看,这和中国诗歌受到共同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很多诗人历史上和现实中还和中国诗歌界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文化根源和语文上的一致性,使我们仿佛面对着亲密的朋友和兄弟的吟唱。在人类的交流中,语文上的障碍是最大的阻隔,而我们和新、马诗人之间却不存在这种交流和了解的困难。诗人之间的交流本来就可超越语言的障碍而达到心与心的拥抱。而现在,在我们和新、马诗人之间,连语言的藩篱也拆除了,我们之间简直就如朋友、家人的促膝晤谈,这对诗人而言真是一种罕有的幸福。我相信这本《半世纪的回眸》定会在中国诗人和中国读者之间唤起一种非常温馨的兄弟姐妹般的情感,从而增进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三国诗人和民众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它的出版也一定有大贡献于全世界用华文写作的文学创作的繁荣。借此机会,我要向为之付出辛劳的槐华先生深深道谢,祝继承了30年代开创的辉煌传统的新马华文诗歌,在90年代以至未来世纪有更为长足的发展、进步。

于海南岛伊甸园宾馆

1996年2月10日



## 导 言

槐 华

北纬 1—7°、东经 100—115°之间，是好湛蓝一片的南中国海，  
热带的风，曾吹送多少枪声、鼓声……

而我，即以这个背景，不管什么流派、名气，全凭主观的喜爱与  
史识，10 年来苛选了 5 次，终于从 335 首中筛剩 107 首，编成这册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热带诗选》（原名《热带五十年诗选》），  
并期望能做大学教材，或海内外研究新马华文文学之第一手资料？

### —

马华第一个诗刊《诗》创刊于 1927 年 10 月 7 日<sup>①</sup>，仅仅比中国  
第一个同名诗刊迟了 5 年 9 个月。

1930 年 10 月星洲<sup>②</sup>日报《繁星》因发表了寰游的诗剧《十字街  
头》，编者林仙峇被英帝迫令出境，随后各报纷停文艺副刊。1936  
年 9 月 22—25 日一礁在星洲日报《晨星》连载了《关于马来亚文学  
的诸问题》，鲜明地指出：马华文学应是世界文学之一环，而不是中  
国文学的支流。

紧随着中国“七·七”抗战进入第二年——1938 年，马来亚到  
处震响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诗坛也极为活跃，椰青《战争底  
风》这样歌颂了中国的全面抗日——

我们迎接你，

……

从亚细亚的

原野，  
吹过  
中国海，  
深阔的  
太平洋……

……

似暴风雨，  
似瀑布，  
似海燕。

精彩！不次于田间的鼓点。

椰青是很年轻的，死时才 18 岁！想想看，18 岁呀！我们的诗人已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作品。

1939 年 4 月至 1940 年下半年，同时涌现两份抗日诗刊：新加坡吼社的《诗歌专叶》，和吉隆坡澎湃社的《澎湃》。前者重要诗人有刘思、李蕴朗、沈侠魂、静海、冯蕉衣、莹姿<sup>③</sup>……，后者西玲、绿蒂、清才等。

刘思在吼社《诗歌专叶》创刊号疾呼：

你！年轻的歌者，  
不要徘徊！

……

抓住神奇的一忽，  
给历史划一条分界。

……

吼！伙伴呵，  
咱们的歌声要同海涛澎湃。

.....

多么热烈！多么豪迈！

1940年2月6日起新加坡总汇报《文会》陆续刊出了好几期《大众诗歌专叶》，基本撰稿人有桃木、刘思等；明显地，诗风深受1932年9月成立的中国诗歌会的影响。

1941年12月8日南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三天，马共<sup>④</sup>即发出“行动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卫马”的紧急号召。30日，当日寇进逼仕林河畔，英帝才迫不得已承认马共的合法地位。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成立；主席陈嘉庚，宣传部主任胡愈之，民众武装部主任林江石……

杨果<sup>⑤</sup>、杨励同在12月20日获释。在新加坡狱中，杨果词、杨励曲创作出庄严激昂、战斗有力的《保卫马来亚》<sup>⑥</sup>，“誓死保卫马来亚领土完整，/打倒黑暗迎接光明！”

1942年1月1日第一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雪兰莪建立<sup>⑦</sup>；中旬，3千热血青年组成七连星华义勇军，2月1日高歌奔赴柔佛海峡前线。2月15日新加坡沦陷，18日易名为“昭南岛”。

## 二

在3年8个月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有无诗和歌？

有！单是新加坡地下手抄油印的抗日刊物就不止9种：《萤火》、《战斗》、《号角》、《巨浪》、《热潮》、《真理旬刊》、《正轨半月刊》、《青年战线》、《大众园地》等，都登载了大量诗歌；另有诗集《荒岛之献》<sup>⑧</sup>一册。

至于各州抗日军油印的22种小报<sup>⑨</sup>，如——

新加坡 自由报、解放报

柔 佛 解放报(陈兰嘉编)、群众报(陈如旧编)、抗日新闻

.....

雪兰莪 抗先报(杨果编)、解放报.....

.....

以及各地抗日文艺宣传队,都极可能有诗与歌创作。

1945年新加坡和平初涌现《血仇》、《血碑》,都是诗文集。《血碑》中剑英《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上》<sup>10</sup>一文,曾提到叶立天“在黑暗昭南的时代,他还不断地在地下工作,不退却、不忘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且更提醒了他对当时的刻骨仇恨,创作了《新加坡河》、《雪之歌》、……《马来亚颂》……,而今已传播到马来亚的每个角落,这算是历来最宝贵的歌了。这是史诗,……”

诚然,抗日歌曲可视为血染的史诗!除杨励、叶立天所作曲外,尚有《军歌》、《纪念九·一》、《抗日胜利进行曲》……,却都不知是谁词曲?

许梅玉《失题》诗,写于1942年7月18日殉难前,极感人,诚如方修所赞许,“是沦陷时期遗留下来的不愿意做奴隶者的极少数作品之一”!<sup>11</sup>

### 三

不禁遥想起澎湃社诗人清才参加霹雳抗日军,铁戈放歌《在旗下》<sup>12</sup>——

每天,

每天,

我在旗下,

跑着……

路呵，  
那么崎岖！  
崎岖的路，  
那么美丽。

光辉的旗  
映染着这路呵！

.....

诗《在旗下》写于一“1947年3月”，于同年11月作为集名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马宁序<sup>③</sup>。

铁戈那时才24岁，带着中国晋察冀时期艾青的诗风，却迄今未有哪个赤道诗人能超越他！首先，正如他自己在《后记》所说的，他不会忘记领导他去战斗、指示他“去憎去爱的火色的旗”！据传说：他在50年代中与英军驳火牺牲了……

其实，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马共所采取的是莱特<sup>④</sup>“和平宪制斗争”、“争取自治”的路线，因此竟让英帝于1945年9月3日从槟城登陆、5日长驱星岛。10月，英帝遂悍然宣称，马来亚为其直辖殖民地！

当马共于1948年3月一开始纠正其路线，英帝迅即于6月16日最先在和丰、怡保、居鉴、古来等地实施“紧急条例”，6月20日颁布“紧急法令”，大批马共党员，工会、农会及各类组织的负责人，被谋杀、监禁或驱逐出境。如果说，抗日是马共打响的第一枪；“六·二〇”抗英，该是更剧烈的第二枪吧！

#### 四

到处是浓烟烈火!英帝强迫山芭居民搬迁,于柔佛海威建立第一个“新村”<sup>⑤</sup>。

歌曲《树胶花开》对此发出悲愤的控诉……

1951年3月21日英帝加紧其“新村政策”,不料10月6日钦差大臣葛尼爵士却中伏身亡,对此丘吉尔首相曾公开说,“马来亚是‘带有悲剧性’的地区!”隔年2月邓普勒将军继任钦差大臣兼“剿共总司令”,同时颁布新政策,“马来亚于适当的时期,应为一个完全自治的国家”。据资料显示:从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至1953年2月,已有3万8千多人被拘禁、2万4千36人被逐出境;至1953年底,57万9千8百多居民被迫迁进546个“新村”。

英帝实施“国民服役法案”,造成大批进步青年、学生跑去中国。新加坡还发生1954年“五·一三”事件:近千名中学生进行和平请愿途中,竟遭军警弹压,造成大流血;当晚全体同学在中正总校召开控诉大会;至5月22日有3千5百多名同学集中,于6月2日又被军警驱散,改到华侨中学再集中、抗议……

高宁于8月5日写出《守望》,可说及时反映了在华侨中学“山岗上生活的日子”,而“守望”的同学哟,

要等着天边  
滚上第一线黎明  
那时——  
你就要吹响哨子  
将沉睡的同学  
唤起……

语言白描、自由,像那50年代初向往东方红的黎明潮,有艾青诗的

散文美，却并非什么“刻意摹仿艾青”<sup>⑩</sup>。

1955 年杜红即以《五月》出名，下引《树胶花开》（按：并非上述同名歌曲）——

在他最后的记忆中，  
闪过了一根带血的枪，  
一只狮子，  
和一株椰树。

必须指出，“狮子”、“椰树”，原是英军军徽，所以诗句暗示的，是英军射杀了“他”——那青年胶工。

显然，这首富有大地悲歌味与民间传说笔致的叙事诗，确是杜红早期的优秀作品。

“建立南大！  
建立南大！”  
这消息  
比什么  
都传得快！  
这号召  
比什么  
都强而有力！

长篇朗诵诗《南大颂》，即如此兴高采烈地喊出了 1955 年全球热爱华文教育者的心声！三名作者之中的炎羊，亦即 50 年代许多名诗《白裙子的姑娘》、《石子还在歌唱》、《老林走了》等的作者——坚石。请读他写于 1959 年的《旗》吧！——

旗在群众的头顶上，  
用星光的眼瞰望世界。

.....

它的笑声是大海的浪，  
呼啦啦震遍大地；

.....

铁的手掌——旗子的根，  
从力量的沃土里旗升高而飘。

.....

这《旗》，我能评说什么呢？不能！只为我们有如此出色的歌手而骄傲！

高鸥（即马阳），50年代中被杏影誉为具有“马来亚泥土气息的诗人”，1958年出版民歌体诗集《山民曲》，但我觉得这首叙事诗《归来》尤为动人——

.....

可是，青年的心飞走了！  
看那湖面，那灰沉的天空  
有一点黑，那是云，  
高飞的云呀，  
带走了他的心！



.....

告诉我，  
反悔吗，这给囚徒的爱情！

.....

在岩石上，  
有一对人影儿紧靠在一起。

诗写于 1959 年 6 月，作者当时贫病，颠沛，离被校方开除、被捕还不到一年。1961 年秋，诗人遂依依别了老母和弟弟去了厦门。

吴岸，在 1958 年（21 岁）写出《盾上的诗篇》，从此世人才惊奇于——

砂朥越是个美丽的盾，  
斜斜挂在赤道上，

才“听见拉让江的激流声，/听见它在高山、平原和海洋/所发出的各种美妙的语言……”

可以这么定位：吴岸是拉让江畔第一代诗人<sup>①</sup>，砂华新文学的开路先锋。

## 五

新加坡 1963 年“二·二”大逮捕。8 日是元宵，我（槐华）回家一下，在风声四起的心情中，诗行不时被热泪打湿；《心上有你的声音》、《这颗心》迅即流传开去，甚至飞进铁窗……

原甸在 1962 年出版诗集《青春的哭泣》。此主题篇，十足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狂热、自负而又痛苦的呼喊——